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九十四回 陳海秋痛恨范彩霞 章秋谷重遊安垵第

且說陳海秋要想轉那范彩霞的念頭，白白的借了五百塊錢給他，只指望要得些好處，那裡知道受了范彩霞的圈套，花了無數的錢，毛也沒有撈著一根。起先還只說彩霞當病好之後自然相就，還天天跑到東尚仁去看他，范彩霞的病本來原是假的，一天一天只得含糊糊糊的搪塞他。一直到了二〇八的這一天，陳海秋也有些覺著范彩霞對著他不是真心，心上分氣憤，一口氣跑到辛修甫那邊，氣呼呼的把范彩騙他的事情告訴了修甫一遍，又埋怨修甫道：「總是你和我出的主意，如今弄得羊肉吃著不著，惹得一身騷，倒上了他的惡當。」辛修甫笑道：「主意雖然是我出的，我本來和你說明保是保不定的，況且這件事兒是你自家不好，所以上了他的當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陳海秋聽了跳起來嚷道：「原是你出的主意，怎麼倒說是我自家不好呢？」辛修甫道：「如今世界上的事情，第一貴重的就是金錢，只要有了錢，無論什麼事情都是做得到的。他們一班堂子裡頭的信人喜歡的是錢，他銀錢沒有到手的時候要想騙你的錢，不得不好好的巴結你，等到銀錢已經到了他的手中，就是你吃了他的空心湯團，你也沒有什麼法兒。那個叫你急急的先把五百塊錢送到他的手中，他不哄騙你難道哄騙我不成？」

他們吃把勢飯的好容易遇見了你這樣的瘟生，不好好的敲你一下竹槓，專靠著幾個叫局吃酒的錢來開銷這個門戶，那他們就都要喝西北風過日子了。」陳海秋聽了，覺得辛修甫的話實在不差，便道：「這件事情果然是我一時大意，上了他的當，但是我平空吃了這個虧，難道罷了不成？畢竟要想個法子，把他弄得伏伏貼貼的自己降心相就，方才出得我這一口氣兒。你可有什麼主意沒有？」

修甫想了一回想不出來，便道：「我在這個裡頭究竟還是個外行，可惜章秋谷不在這裡，他便想得出那些千奇百怪的法兒。他常常對人說道：「天下的事情，除了窮苦的人沒有錢用，害病的人醫治不好，這兩件事實在沒有法兒，別的事情，憑你再是天地大，無大不大的事，也有法兒好想的。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一個人只要有了思想，那有做不來的事情？『若是他在上海的時候，只要和他商議一下，一定想得出一個主意。如今他既然不在這裡，我又實在想不出什麼法兒，只好隨後再說的了。』」陳海秋聽了道：「你的說話不差，從前我做花筱舫的時候，花筱舫有心和我過不去，就是章秋谷在裡頭提兵調將，出了個主意在陳文仙那裡碰和，把花筱舫叫了來大大的責備了他一頓。這件事兒是我平生第一件暢快的事情。如今可惜章秋谷已經回去，若是他在這裡，一定要和我出個主意的。」

辛修甫忽然失聲笑道：「天下的事情真是無獨有偶的，你們兩個人真算得一對大大的瘟生。」陳海秋聽了覺得好笑道：「好好的和你說話，你又要取笑起來，像我這樣的客人那裡算得什麼瘟生？那位陶觀察才是個有一無二的瘟生呢！」辛修甫聽了更哈哈的大笑道：「豈敢豈敢，我說的本來就是那位陶觀察的事兒。你們兩個人，一個要轉范彩霞的念頭，一個就要想充薛金蓮的恩客；一個受了薛金蓮的怠慢，一個就入了范彩霞的牢籠。有你們這樣的一對客人，便有他們那般的兩個妓女，你們兩個人豈不是同病相憐，無獨有偶麼？」陳海秋聽了，實在自己解說不來，只得笑道：「好了好了，不用說下去了，就算我們兩個都是大大的瘟生，你只把陶觀察的事兒講給我聽罷。」辛修甫聽了，便把陶觀察那一天同著他一同到福致裡去送帳的情形，和陳海秋一一的說了。

看官，你道陶觀察什麼事兒？原來陶觀察也和陳海秋一般，要想和薛金蓮攀相好，薛金蓮那裡肯依。陶觀察想去想不到手，便也想著趁著這個年底的當兒，送一筆錢給他，或者薛金蓮感激涕零，竟肯以身圖報也未可知。陶觀察定了主意，便邀了辛修甫同去開銷局帳，辛修甫聽說「薛金蓮」的三個字兒，心上便有些不大高興，卻又不好意思不去，只得同著陶觀察往福致裡來。

到了那裡，陶觀察和辛修甫兩個人坐在房間裡頭，足足的坐了兩個時辰，把個辛修甫等得火星直冒，薛金蓮方才走了出來。陶觀察便從衣袋裡頭取出兩卷鈔票，先揀了一卷，遞給薛金蓮道：「我的局帳菜帳大約不過三百幾十塊錢，這裡頭六百塊錢的鈔票，你且收了。」薛金蓮謝也不謝一聲，大模大樣的接了過去。把那一卷鈔票看了一看，又瞅了陶觀察一眼，便把那一卷鈔票一張一張的抖了開來，在那裡一五一〇的點。陶觀察見了倒不覺得怎樣，辛修甫心上不由的動氣起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當心點兒仔細看一看，陶大人的鈔票都是假的，你不要上了陶大人的當。」

薛金蓮聽了辛修甫的這幾句話兒，也有些覺得辛修甫是有心罵他的，便抬起頭來看了辛修甫一眼，把鈔票放了下來。陶觀察又把另外的一卷鈔票遞過去道：「這是四百塊錢，給你留著新年上用罷。」薛金蓮見了，也不伸手來接，只把嘴望著煙盤裡頭一努道：「耐放勒浪末哉。」陶觀察見他不肯來接，只得依著他的話放在煙盤裡頭。

薛金蓮停了一回方才冷洋洋的道：「格個鈔票拿得來做啥，阿是算送撥倪格？」

辛修甫聽了，不待陶觀察開口，早接過去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不是送給你的，難道是送給我的不成？」薛金蓮微微一笑，口中說道：「格末陶大人請耐勿要實梗費心，留仔自家用用罷。倪窮末窮，過年格開銷還開銷得轉裡裡，用勿著耐陶大人實梗要好。」陶觀察聽了心上愕然，不懂薛金蓮是什麼意思，便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肯受，可是嫌少麼？」薛金蓮道：「勿瞞耐說，倪是用俚勿著，唔篤格貴相好姚紅玉極煞勒浪，耐還是拿得去送撥仔俚罷。」陶觀察聽了，只道他還在那裡和姚紅玉吃醋，便笑著說道：「你的器量怎麼這般的狹窄，你自己想想，我待姚紅玉是什麼樣兒，待你是什麼樣兒，你何必還要同他吃醋？」薛金蓮聽了把嘴披了一披，鼻子眼裡「哼」的笑了一聲，立起身來，他右手的一個中指一直送到陶觀察嘴邊，大聲說道：「阿是倪要搭姚紅玉吃醋，阿唷阿唷，耐勿要勒浪瞎三話四哉，倪搭姚紅玉末吃啥格醋？啥格叫吃醋，耐倒搭倪講講看，倪搭耐亦勸攀啥格相好，為仔啥格事體要搭姚紅玉吃醋介？格號閒話講出來，賽過放屁，唔篤聽聽看，阿要像煞有介事。」陶觀察平空被薛金蓮教訓了一頓，並不生氣，還是笑嘻嘻的對薛金蓮說道：「不要生氣，不要生氣，總算是我錯了何如？」薛金蓮聽了，又瞪了他一眼道：「生來是耐錯呢，啥格吃醋勿吃醋，瞎說瞎話。」陶觀察聽了，又把那煙盤裡頭的一卷鈔票取過來，塞在薛金蓮手內，口中說道：「吃醋不吃醋，不必再去提他，但是這個錢是我送給你的，你為什麼一定不收，可是瞧我起不起麼？」

看官聽著，世上的人，只有嫌著錢少的心腸，那有倒反嫌著錢多的道理。何況薛金蓮是個堂子裡頭的人，見了白花花的四百塊錢，又是自己送上門來的，那肯不受？不過平日之間摸著了陶觀察的脾氣，是個吃硬不吃軟的人，明曉得這四百塊錢是飛也飛不到那裡去的，落得擺些身分不要他的，也好裝裝自己的腔。如今見陶觀察這般說法，便趁勢說道：「格末謝謝耐，送仔倪實梗幾幾化化格洋鈔，不過倪有句閒話要搭耐講明白仔，格個洋鈔是耐自家情願送撥倪格，倪是從來勸問耐借過歌哈洋鈔，耐歇歇點跑出去搭別人家講起來，只說薛金蓮過年過勿落，要問耐借洋鈔，格是倪定規勿成功格囉。」陶觀察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又不是個小孩子，那裡會這樣糊塗。」辛修甫在旁邊聽著薛金蓮這些說話，已經氣滿胸膛，更兼看著陶觀察這般模樣，越發氣得不可開口。暗想：「天下怎麼竟會有這種人，糊塗到這般田地。」待要發作幾句，忽然心上轉一個念頭道：他自己情願受他們的怠慢，與我什麼相干？更兼這位陶觀察是個糊塗蛋，對著他說了薛金蓮待他不好，他非但不知感激，而且倒反還要生起氣來，我何必白尋煩惱，去管他們的閒事呢。想到這裡，氣早消了一半，立起身來對著薛金蓮冷笑道：「陶大人有了錢，怕沒有地方去用，特地恭恭敬敬的送到你這裡來，你何必和他客氣，不是落得受用的麼？」說著，又向陶觀察道：「你請一個人在這裡坐一回兒，我有些小事要先走一步，不得奉陪。」

說罷往外就走。陶觀察還想留他，辛修甫回過頭來道：「我要再在這裡坐一回兒，脹破了肚子叫那一個和我抵命呢？」說著急急的走了出去。這且按下不提。

只說章秋谷到了上海，便先去看陳文仙，兩個人別後重逢，自然是歡暢非常，互相慰問，春雲乍展，玉鏡剛圓；寶扣親除，銀鉤暗蕩。證相思於此夜，人面依然；問洞口之桃花，漁郎無恙。秋谷在家過了一夜，直到明日〇點多鐘方才起來。

這個時候正是四月初的天氣，春歸南浦，綠滿林臯。大家都換了單羅夾紗的衣服，秋谷便對陳文仙說道：「今天禮拜六，我也懶得出去，我們僱一輛馬車到張園裡看看如何？」文仙聽了便也點一點頭。吃過了飯，秋谷早叫人到善鐘馬房去僱了一輛橡皮亨斯美快車來，放在門首。秋谷換了衣服，看著陳文仙裝飾好了，穿一件白羅夾襖，戴一頭翡翠簪環，淡淡蛾眉，彎如新月；盈盈媚眼，靜若澄波。慢慢的移步出來，同著秋谷一同坐上車去。秋谷拔出鞭子，理順絲韁，只把右手的鞭子一揚，左手的絲韁一抖，那馬早放開四蹄，潑喇喇的向前跑去。新馬路到張園，本來沒有多少路，風和日麗，草軟沙平，秋谷的馬車一路如飛跑去。

到了張園，秋谷循著曩例，把馬加上一鞭，搶到安塏第門前停住。秋谷在車上輕輕的一躍而下，陳文仙也跟著下來。秋谷站在安塏第門首，抬起頭來四面一望，只見綠陰遍地，碧草如茵，一陣白蘭花的香氣，夾著晚風直送到鼻管裡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